

繪圖二十

續彭公案

繪圖二十續彭公案卷四

第三十一回

慈航普渡自有法門

張論招降竟無效果

詩曰

茫茫大海渡官兵 幸有高僧法術深

一紙公文交匪黨

反教瞞怒恨來人

話說如來菴的和尚見了安撫二十八位格外恭敬。客氣非常。語猶未了。忽有一個和尚與眾不同。自外而入。大家驚異。站起身來。殷勤詢問。據他自己稱道。姓呼名克薩。原籍西藏人氏。從前習過喇嘛教的奇秘法術。又在峨嵋山見過鉄肚佛授以幻化無邊法。來到青城山。投拜太玄長老。學得無敵真仙劍。求後一次。朝過南海。家過觀音。蒙大士的慈悲。示以慈航普渡的法門。無論何等汪洋大海。洪水滔天。只消畫就一張神符。拋到水面。便有船舶。聽候駕駛。現在到處雲遊。經過青海。四川。蒙古。滿州。直隸等省。近來在摩天嶺住過兩天。與摩天嶺的寨主范豹相會。覺得范豹總是強盜行為。與貧僧意見不合。所以今日由嶺上下來。權且在如來菴掛單。目下便往山東遊歷一番。董區上等情知這個和尚是一位有道高僧。非同尋常托鉢化緣之輩。便即肅然起敬。開口問道。呼禪師既在摩天嶺住過兩天。不知可曾遇見王天然秦玉卿夫妻兩人呢。呼克薩道。昨日却曾遇此兩人。也是匪黨。已為范豹收留。不知諸位問他則甚。董區上等便將從前的情節告訴一遍。呼克薩道。此兩人惡貫滿盈。一時命不該絕。現在不須追我。即如摩天嶺將來也必有官兵剿滅。貧僧亦已算定。那時自然一網打盡。何必專為此兩人勞神費力。就上摩天嶺呢。據貧僧看來。你們二十八位都具有俠義心腸。不少濟世安民之意。不如陪貧僧一陣遊歷山東。以後再定行止罷。董區上等說道。這就好極了。文淵閣大學士。原為平南大元帥的彭大人。由克復桂林回頭大約也在山東。即雲縣城內。因為失落兩件寶物。被田橫島的積賊盜去。勢必有事。咱們代請禪師前去幫助罷。呼克薩道。貧僧久聞彭閣帥是個清官。每恨無緣相見。諸位既呼貧僧前去幫助。甚為情願。大家算計已定。早有如來菴的和尚預備酒飯。飯菜清潔整齊。二十八俠與呼克薩一全用過。又在菴內歇宿一宵。呼克薩問過董區上等姓名籍貫。稱為俠士。董區上等又問呼克薩的年齡。據說已有一百二十歲。却似二十餘歲的人。知他善於養生。能夠返老還童。不勝嘆服。次日一早辭別如來菴的住持僧。出了山門。走下摩天嶺的山脚。一路飢餐渴飲。晚行夜宿。三四天的工夫。便

到即置縣見了彭公。彭公正因想破田橫島，既無水軍，又缺兵艦，甚為躊躇。突見二十八俠引來一位高僧，驚為異人。料定必是法力無邊，足為攻破田橫島的秘手。當下待為上賓，問明來歷。重賞上等一二代答。彭公道：呼禪師不棄本帥，雖然肯來，足見天心向順。輔正驅邪，現今田橫島獨霸一方，不服正朔，甘居化外，理應難容。非把鉞賜的照妖鏡，定風珠，盜去藏匿，更宜追出，急須用兵。無奈此島生在海中，沒有兵船，難以前進。呼禪師既有慈航普渡的法門，不識可能將陸軍人馬渡到田橫島呢？呼克薩道：普渡人馬，退征匪徒，貧僧本可効勞，但曾受過觀音大士的法旨，凡遇征伐兵戎之事，只可勸諭敵人歸降，不可傷害生命。不知閣帥可能應允？彭公道：本閣屢為元帥，若非萬不得已，素不妄殺一人。故事殘酷，呼禪師儘管放心。仲耀宗如果肯降，獻出照妖鏡、定風珠兩件寶物，消除東海王的位號，作一個聖世良民，本閣豈還不依佛法麼？況且前日上諭亦有剿撫兼施之說，可見當今皇帝皆以菩薩之心為心，同有不忍傷生之意。其時願煥拿和敬敷，勝官保洪光典等，都與呼克薩相見，聲明戒殺的本意。傳知大小三軍，此次若能渡到田橫島，約定招降的主意，不可恣意殺人。呼克薩喜甚，欣然邀同二十八俠走到海邊，拿出一張黃紙，執着一枝硃筆，畫上神符，念此咒語：一口氣吹到海中。轉瞬之間，便有數百隻大船攏近海岸，船身現出慈航二字。傳令各營人馬一起上船，鼓聲號聲，人聲水聲，紛紛嘈雜。田橫島的各寨頭目望見許多帆船，聽見各樣聲音，覺得突如其來，驚為奇事。報知東海王仲耀宗。仲耀宗本因願煥拿和敬敷，聚眾焚韓秀驪四人在島中混過數天，不解而去，早已疑為官兵的奸細，常常防備。今竟接到這個報告，吩咐各寨水軍放砲轟擊。呼克薩却已念動真言，噴了一口法水，把仙劍一指，很有一些奇怪。所有砲眼立時閉塞，點不着火綫，放不出砲彈。鬧聲無聲，莫名其妙。故大隊官兵順風揚帆，已近島岸。彭公與呼克薩及一班俠義男女另坐一隻官船，扯起帥旗，隨風蕩漾，其快如飛。到了田橫島下，船登岸，回頭看那慈航俱已化為朵朵祥雲，飄去海外。大家頂禮焚香，感謝佛法。所有人馬既抵島中，彭公傳令各寨安營，按兵不動，免得交戰，恐怕傷人。先下一道曉諭，令其請降。彭公親自起稿，一揮而就。吩咐營書騰清，蓋上帥印，擇取一個精細的馬弁，當送與仲耀宗。却說仲耀宗情知官兵已到，未得出奇，招集趙太勇、錢二猛、孫三多、李四海及水軍都督左二清等，商議抵禦的方法。忽報官兵營裡遞來一角文書。仲耀宗拆開一看，上面寫道：

欽命剿匪大元帥。文淵閣大學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彭為晚諭事。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凡有與風者。各宜尊親。宜託解懷者。可以背叛。田橫島亦是朝廷領土。仲權宗何非聖世子。民蝸角何堪立國。螳臂豈足當車。雖有烏合之衆。非無英雄之才。乃竟妄自尊王。不向國家納稅。敢於越分。遂立宮殿。容身豈知狡兔營窟。終有破時。猛虎負隅。必非安宅。照妖鏡胡為遠去。定風珠何不奉還。本不赦於刑章。亦難容於情理。本元帥承天子之諭旨。為軍國而經營。移兵進剿。率衆前攻。惟不忍不教而誅。故不妨原情而論。念爾愚無知識。姑且示以寬容。自奉到此次晚諭。限三日內。將宝物繳呈。勿得延宕。約匪徒反正。毋再梗頑。本元帥有厚望焉。其細思之。切勿毋違。此諭。

仲權宗和左一清等看過。勃然大怒。撕毀晚諭的文書。還欲將那馬弁斬首。說道。彭賊官藐視田橫島。動謂咱們是烏合之衆。無英雄之才。鄙薄太甚。可惡。已極。不斬來使。不使利害。正是。不服招降。增怒氣。偏從來使顯威風。欲知那馬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擒獲匪黨。故意放回。

典處深宮。無心降服。

詩曰。古來征戰幾人回。

洵是兵凶戰事危。

開釋匪徒期勸解。

賊魁誰料未心灰。

話說東海王仲權宗。欲斬那賣送文書的馬弁。以洩彭公藐視之恨。幸虧賽吳用李四海在旁說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此是古理。彭賊官出言不遜。與這馬弁究不相干。請大王原諒。恕他無罪。那馬弁得了性命。急急跑回。把上項情形。報告彭公。彭公說道。咱這一張晚諭。勸他速速歸降。和平了結。免得施刀弄斧。傷生害命。誰知狼子野心。不能醒悟。好意反成惡意。忙請呼克薩指示剿匪的方法。呼克薩道。人非禽獸。孰不可以感化。即如三國時的孟獲。諸葛武侯尚能制服。仲權宗雖屬蠢頑。大約與孟獲比較。不過相仿。武侯有七縱七擒之事。關帥何不竊取其意呢。彭公却被呼克薩提醒。係屬勝官保洪光典周永福吳縣常興。吩咐五營人馬。一同出戰。見着大小喽囉。以及都督頭目。東海王仲權宗等。俱宜生擒活捉。不要傷他性命。勝官保等得令。一聲播起戰鼓。搖旗呐喊。水軍都督左一清傳令。囉字號船上岸。都用短刀野戰。戰有數合。那囉字號雖未受傷。却已自知氣力不加。紛紛逃竄。左一清仗恃一棍剛柔。

兼濟九節鞭左右飛舞一時如猛虎出山一時如金剛掃地打得官兵躲閃不及東倒西歪勝官保提起龍頭桿棒
遶同洪亮典周永福等一擁而前把左一清圍在垓心五丁敵他一个左一清如何招架一根剛柔兼濟九節鞭竟
被勝官保的龍頭桿棒打落於數丈之外右手膀臂震得酸麻洪亮典等見他失了凶器不足懼怯近前抓住拖到
彭公案下彭公問他何故定風珠藏於何處左一清道兩件宝物雖是由咱盜來却歸東海王收管藏於何處只
問東海王便知實在彭公因他推脫也不與他為難只用繩索捆起交與兵士看管暗叫兵士任他逃回以便相勸
仲耀宗趕速獻出宝物親自投降免得官兵費事搗毀巢穴性命遭殃到了夜裡左一清果然自將繩索解開睽空
遁去仲耀宗見他回來依然無恙未曾吃苦不過失去九節鞭究竟無甚關緊以後再行製造未為不可忙與趙錢
孫李四子頭目商量主意要與用李四海說道這左都督既被擒去又能逃回足見彭賊官防備鬆懈并沒什麼精細
的算計咱們何不如此如此呢仲耀宗拍掌叫妙且說彭公既到田橫島就將那島中東邊一座龍王廟作為行藏
離東海王的宮殿不過兩十餘里這夜料定左一清逃回必有竊營行刺的詭計吩咐男女僕義兵雄丁了留意不
可疎忽三更以後忽見勝官保的營內烈焰冲天紅光一閃馬嘶嘶人心慌亂勝官保急忙掌號頓時救熄查明
是馬棚起火燒去馬草數担燒死戰馬一匹此外別無損失追光起火緣由是因外人所放其時顧煥章秦兆榮和
董區上李福堯等諸人坐在龍王廟東邊房裡設心聽說外面起火意欲前去撲滅走到殿內眼見一个人影向後
神房內一溜秦兆榮情知有異急急趕上却見彭公坐在燈下看書昂然不動又瞧見兩個女子從內房耳門出來
各執宝剑向前一戳只聽哎哟一聲便向窗外跳出去秦兆榮在簽押房裡仔細一看原來坐在燈下的彭公却是木
頭雕的假彭公從耳門出來的兩個女子就是李翠鳳孫寶珠那一个人影此時尚不知是誰人停了一會却敬數
韓秀麟兩人一路擒來一人繫在龍王廟大柱之上又是顧煥章董區上李福堯三人一路捉獲一人捆了手脚向
地下一擡再停一會凌其祥嚴正清朱邦道等或是兩人捉獲一人或是一人捉獲兩人綁以麻繩拖到彭公面前
彭公叫把柱上繫的那人放下首先問道你是何人在這島中是何名目到本帥這邊來是何用意意應被擒一
說來那人說道咱姓趙名大勇江湖上稱為龍犬馬在這島中充當大頭目這回却受東海王和李軍師的密計先

到那邊營裡放火以為你手下的能人必去救火轉來就要將你刺死不想所刺的都是木頭偏又碰着兩個女子反把咱的腿肚戳了一下咱疼忍痛從窗戶裡躍到牆外却又遇着兩人把咱絆住這是是話要殺便殺何容多問彭公道你既想刺本帥本帥應當殺你但本帥是體天地好生之心不願你死但願你降你須回去勸醒仲耀宗早將照妖鏡定風珠送還本帥歸降清朝本帥一定格外成全趙大勇看見彭公如此慈善暗暗心服便道既蒙不殺之恩又承救回之意自當竭力勸降說畢叩謝而去彭公又叫把那捆了手脚的人放下也是照前一樣審問據說他是姓錢名二猛江湖上稱為燕子飛奉了東海王和李軍師命令趙頭目進內行刺他在外邊聽風不想被這三人捉來彭公也叫他相勸仲耀宗不可執迷不悟立時放回其餘捉獲的衆人一齊問過都是各寨的小頭目及船上的舵工水手預備接應趙大勇以便格鬥彭公叫他们一起回去轉告仲耀宗限定三日之內面縛出降如或逾限不降那時專以武力從事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却言東海王仲耀宗看見趙大勇錢二猛及許多小頭目舵工水手連夜回頭知是行刺不成被擒過去幾乎性命無存便向趙大勇錢二猛等問道你們既被捉去何又放回彭賊官是何用意呢趙大勇道人人皆說彭朋是個賊官其意真是好官寬宏之量慈善之心他的用意只欲服人不願殺人叫咱們回來奉勸大王獻出照妖鏡定風珠速速歸降不可抗拒不識大王以為何如那些小頭目也都說道并曾約定日期三日為限逾限不降再用武力請大王早為之防仲耀宗聽了這話心頗不悅倚恃他那一座宮殿安置奇門八陣天羅地網銅牆鐵壁足可藏身南面稱孤雄心勃勃便對趙大勇錢二猛等罵道孤本叫你去刺彭朋你却反為彭朋作說客與敵私通吩咐推出斬首正是梗頑不化無降意聞勸投降怒氣生欲知趙大勇等究竟被斬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呼禪師逼令投降

東海王皈依佛教

詩曰 留東王將劍斬床

今人夜夜受驚慌

騰雲霧從師去

應悔稱為東海王

話說東海王仲耀宗自恃宮殿的房屋堅固可以深居高拱不甘投降聽見趙大勇錢二猛等贊美彭公勸他不可抗拒一時怒氣冲冲說是與敵私通大干軍令推出斬首以儆效尤趙大勇等見事不妙覺得這性命不死於彭

大帥之手。反死於自家人之手。實無趣味。因即改口說道。咱們非是要大王出降。不過是迷彭賊官的話。咱們意見也不肯降。止與大王相同。大王何必發怒呢。孫三多李四海左一清。在旁連聲勸解。說道。趙錢二人。設若降了彭朋。必不回來。既然回來。必不肯降彭朋。仲耀宗暗想。這樣解說。在情在理。怒氣全消。仍和商家商量拒守的方法。傳令各寨水軍。改為陸軍。各寨船隻。拖到岸上。各處大砲。架在宮殿的四圍。疎通閉塞的砲眼。裝滿砲彈。以為死守之計。却說呼克薩。自從用那惡航。把官兵渡到田橫島。生怕兩下開仗。要傷人命。常請彭公護守。殺戒免得連累出家人。致遭天譴。這夜看見彭公。已將趙太勇等釋回。并未殺傷。約以三日。出降。心上很為贊成。又恐仲耀宗始終倔強。到底沒有出降之意。次日夜裡。用那奇秘法術。帶了無數真仙劍。暗到仲耀宗所處的宮內。恰見仲耀宗卧在龍床之上。掣出仙劍。將床沿砍入數寸。道下一張紙條。依然飄然而去。仲耀宗睡醒起來。拾得一張紙條。看有出降。只待兩天的數字。又見床沿有劍砍的形迹。忙召左一清。李四海等。都來觀看。大家驚為怪事。皆說道。宮殿牆壁。生鉄鑄成。上有銅絲。橫直布滿。銅鈴密繫。各有響聲。況且分列八陣。也恐誤入死門。這莫非彭朋手下的能人。暗來招降。寔在奇異。令人可怕。到了第二天夜裡。床沿上又有劍砍的形迹。拾起紙條一張。寫的是。欲降就在明日。仲耀宗見此光景。甚覺心慌。第三天夜裡。又是如此。拾得一張紙條。上有數字。認明是今日不能不降了。仲耀宗情知這樣作。為。必是宮兵。暗中另有異人。留東砍床。別具深意。倘再違拒。性命攸關。復將左一清等諸人。召到。說道。田橫島彈丸之地。本是先父光祖所遺的基業。招納人民。開墾田畝。建築宮殿。幾費經營。指望世世子孫。永遠保守。割據一隅。何嫌何忌。不料打壞水晶宮。船忍水龍王。陡起大風大浪。此島幾乎陷塌。又不該盜取照妖鏡。定風珠。惹得彭元帥帶領大兵。前來征剿。是皆孤之不德。以致如此。且就官兵言之。本來隔著大海。方將望洋興嘆。乃竟無端現出惡航。一時普渡過來。已是希奇之事。近來數天。又見劍砍床沿。遺下紙條。逼令投降。更為神異。你們諸位與孤痛癢相關。究竟作何主張呢。左一清等同聲說道。以理而論。本不可降。以勢而論。不得不降。降與不降。仍請大王好自主持。臣等不敢妄奏。末議。原來左一清等。所以故為含糊不決。正是清頭主義。因為仲耀宗偏強成性。若是明明勸他歸順清朝。恐又疑為與敵相通。復有推出斬首之說。仲耀宗明知其意。不暇計較。說道。勢不由己。孤意已決。處此危急之際。

不啻火燒眉毛。眼前着急。只得游移。當下檢點田橫島的冊籍。所有戶口田畝開列清楚。繪成文書。寫就降表。在那地窖底下。拿出照妖鏡。定風珠的匣子。仍用黃綾包好。自己綁了兩臂。仿照古礼。面縛與轎帶同左。一清趙大勇。錢二猛。孫三多。李四海等。走到彭公行轅。俯伏請罪。彭公先將降表看過。點明照妖鏡。定風珠兩件宝物。仍叫彭興。彭旺敬謹收藏。再將冊籍查核。核定田橫島的戶口。約計五萬。田畝約計二十萬。每年應納國課。其數甚鉅。顯見仲耀宗自立為王。儼成一國。足為一世之雄也。彭公這纔走出轅門。親解其縛。既以好言慰藉。又加以嚴詞申斥。仲耀宗伏首無詞。叩了一回頭。爬起身來。隨着彭公轉到裡面。見了呼克薩。彭公又對仲耀宗說道。本帥此次渡過重洋。征服海國。皆係呼禪師之功。兵不血刃。未殺一人。亦是呼禪師之意。佛教慈悲。群生共仰。當不獨本帥一人感激。仲耀宗一聞此語。纔知彭公收服田橫島。始終都是呼克薩的法力。心想佛法無邊。不可思議。救之碌碌塵世。終歸誤用才力者。相隔何止天淵。田橫島既失。根據地何存。才然一身。有何依戀。不如遁入空門。落得清閒自在。主意想定。便向呼克薩面前一跪。口稱師父在上。弟子有禮。弟子諸事虔心。著破洪塵。發心收錄。以便皈依。呼克薩道。你自稱王以來。所居者宮殿。所服者綬羅。所食者珍饈。所御者姬妾。豈比佛門弟子到處為家。隨緣托鉢。芒鞋破衲。寂寞終身。你這皈依佛教之說。當是一時氣憤之談。貧僧何能允許呢。彭公亦對仲耀宗道。你既降服本帥。本帥正欲為你成全。素係一官半職。以為反正歸降之歡。何必存此方外之想呢。仲耀宗道。彭大帥好意成全。惟有心領。拜佛誦經。意已堅定。絕求點化。呼克薩笑了一笑。說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自古有之。你既心誠。就便去也。此時鋪下一張黃紙。攜着仲耀宗站在紙上。便有一朵祥雲從脚下騰起。團團如月。暈一般。沖起多高。竟向西方飄去。安徽二十八俠。本來信服呼克薩。意欲挽留。其意那裡挽留得住。惟有望風拜禱而已。彭公看見仲耀宗隨着呼克薩駕雲而去。暗想呼克薩真是一位神僧。仲耀宗必定也有宿根。一師一弟。諒有前緣。可為奇事。當下傳令各營官兵。把東海王的宮殿撤毀。改造民房。因為這樣。宮殿前後九重。寔為僞窟。與北京的皇宮比較起來。始有過之而無不及。各營官兵听得號令。紛紛的進了宮殿。忽聞裡面有千軍萬馬。吆喝殺伐之声。急欲跑出。却又摸不着門戶。正是。埋伏兵戎呈險象。急思逃避苦無門。欲知軍馬殺伐之声。果從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山東巡撫加意留賓

潼關總兵隨征討賊

詩曰

彼此相逢是舊交

主人東道意弥饒

武官慣喜常征戰

那怕提槍又帶刀

話說東海王宮殿之內。怎麼有千軍萬馬。吆喝殺伐之聲呢。原來那座宮殿。安置八門。仿效八陣。休生傷杜。景死驚

開。韓秀麟已經偵探明白。無奈那些兵士。不知底細。誤入死門。衝突不出。本欲協力。撒毀宮殿。幾乎全數歿於宮殿

之中。過了半天。只見各營官兵。僅有進去。未有出來。韓秀麟情知有異。帶着閃身刀。躍上屋頂。把那鋼絲根根斬斷。

翻身落地。指引兵士。彎彎曲曲。都由生門出來。先從外面動手。撒起人。多手果。那怕生銑鑄成。一時撒卸清楚。揭起

地板。搜查地窖。內藏白銀數萬。黃金數千。糧米數萬斛。珍珠寶貝。不計其數。彭公吩咐。一一封存。解交山東巡撫。作

為官款。仲權宗姬。要數名。遷居民房。聽其自由。無庸拘束。所有水軍。嘍囉。遣散歸農。趙大勇。錢二猛。孫三多。李四海。

左一清。諸人情願投軍。交與勝官。保洪光典等。委以千總。哨官。以便隨營効力。諸事辦畢。就把田橫島原有的兵船。

推到海邊。扯起船蓬。大家過海。仍回即墨縣城內。知縣馬駿。因為田橫島兵船甚多。水軍不少。怎知彭公既無水師。

又無戰艦。居然得勝。而回。殊屬不解。見了彭公。未免現出疑忌的形像。彭公看他庸碌無能。難膺民社。本應撤任。另

委賢員。轉而一想。七品的前程。得來匪易。何如置之不問。保全他的功名呢。只在即墨縣稍停一天。次日傳令拔營。

向山東省城進發。山東巡撫葉旭莊。原與彭公都是熟人。彭公未中進士之前。曾在軍營裡充當文案。葉旭莊亦在

軍營裡。屢立戰功。應加保舉。保到提督的時候。官運格外亨通。續後居於武職。由臬台升藩台。不到幾年。就補

了山東憲缺。的巡撫。這回聽說彭公征服田橫島。從此經過。遠遠歡迎。久別重逢。情意親切。彭公吩咐大隊人馬。暫

在城外駐紮。自己帶着一班僕從男女。就在撫台衙門住下。一面把田橫島所抄的金銀寶貝。點交葉旭莊收存。一

面吩咐文案師爺。辦理奏摺。敘明田橫島征服的情形。立時拜發。彭公本欲即便回京。乃葉巡撫再四款留。寬住數

日。以盡地主之誼。這且慢表。且說康熙老佛爺。這日接到彭公的奏摺。知道田橫島已經蕩平。仲權宗歸入佛教。照

妖鏡定風珠一併追回。不折不扣。不傷一人。此次用兵。定屬補助。正在嘆賞不已。忽又接到一封奏章。折開一閱。知

是山西陝西兩省巡撫會銜奏。據傳山陝交界地方。有一高山。名曰摩天嶺。素為盜賊巢穴。近來寨主范豹。糾集

漫天霧日，益強橫。毫無顧忌。暗散傳單，招納匪黨。志不在小。仇視國家。殆與唐代黃巢、宋朝梁山泊的宋江相仿。嘯聚山林，四處搶掠。恣睢暴戾。其勢洶洶。倘非速予剿平。甚虞伊於胡底。臣等奉寄封疆。自揣未諳輶馬。誠恐一擊不中。貽誤滋多。伏乞簡任知兵大員。迅即征剿。無任蔓延。天下幸甚。云云。康熙老佛爺閱過這箇告急的奏章。暗道：當今之世。伏莽甚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茫茫宇內。何日肅清。若所謂知兵大員。彭朋之外。寔難其選。於是又命彭公為征西大元帥。這日彭公奉到諭旨。那敢怠慢。當下傳知各營營主。及一班俠義男女預備。明日即便開差。要藏二十八位董區上等。知道彭公又要征剿摩天嶺。想起時克薩曾經說過。摩天嶺的寨主范豹。總是強盜行為。將來必有官兵剿滅。神僧之言。至今已應驗。王天照、秦玉卿夫妻二人。入其彀影。此次進剿。還能夠漏網嗎。惟這摩天嶺到底形勢若何。寨主范豹究竟行為怎樣。必須預先探明。纔有把握。不然隨着大隊人馬冒昧前進。究與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兵法不合。董區上等如是想畢。便向彭公稟道：「民人久已聞有摩天嶺。却未到過摩天嶺。前次在那山腰之中。如來菴內住過一夜。便隨時克薩下山。未登山頂。此次願為大帥前驅。先去探查一番。以定進剿的方法。大帥以為如何呢。」彭公道：「你們諸位既能自告奮勇。不憚辛勞。這就好極了。就請起先前去。候到摩天嶺相近的地方。再行相會罷。」董區上等答應一聲。收拾包裹。各帶御賜的宝剑。向那大路而行。到了次日。彭公清早起來。用過早飯。便對葉旭莊告辭。葉旭莊知是奉旨征西。兵事在急。不敢過於挽留。聽見各營號聲嗚嗚。葉旭莊相送多路。一揖而別。行不多日。已抵潼關。潼關總兵閻玉老於軍務頗識兵機。本是彭公舊人。從前征剿太華山。掃蕩雲霧。屢建殊勲。迭加保舉。常有依戀彭公之意。今見騰官保洪光典等。各帶隊伍。從此經過。耀武揚威。不勝羨慕。自覺鎮守一關。有如鉅壘。未免有些悶人。何如依附彭公。上馬殺賊。再立一些功勞。甚為痛快呢。及見彭公說明此意。彭公欣然。閻總兵只留五百人馬。委一游擊代守潼關。其餘的兵士帶在一全。隨着彭公向摩天嶺進發。一路上旌旗蔽日。鎗戟載塗。好不威武。各府州縣遠近迎來。絡繹不絕。行將多日。也就到了道口鎮。鎮上客棧雖有數家。其定還是高陞棧的房廬寬大。就把高陞棧作為元帥行轅。所有兩萬以上的官兵。都靠摩天嶺的山脚。安營紮寨。行轅之內。只有個煥章、桑維翰、敬敷、韓秀麟。以及李翠桃、李翠鳳、孫宝珠。男女一共七八人。暗中保護彭公。生怕又有仇人行刺。夜飯以

後三位女英雄都在後房住宿和衣而卧。四位男英雄陪看彭公在簽押房裡說論剿匪的机宜行軍的方畧話未說完忽聞一陣香氣從窗外透入彭公道這是那裡來的氣味可不是人家燒香轉秀麟道或者是諸菩薩顯煥章祁敬教桑光崇正欲說時只見一房五人都覺頭重脚輕兩眼發黑猛然按二連三撲通撲通的竟往地下一倒正是夜間其話兵戎事香氣聞來不自持欲知彭公和顧煥章等何故倒在地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高懸棧偶觸迷魂香 如來菴遙聞哭泣聲

詩曰 香氣迷魂黑夜中 幸來解救女英雄 遙聞啼泣聲哀切 底細言明快氣沖

話說彭公和顧煥章等五人忽聞一陣香氣便往地下一倒人事不知莫名其故所幸李翠桃李翠鳳孫寶珠在後房裡和衣而卧聽見撲通撲通的聲音一齊驚醒赶忙跑出來見地下躺着五人仔細一看却是彭公和四位義士李翠桃等自然着意孫寶珠年紀輕見事小在旁說道這必都是受着魔魔了與大帥在京的時候被那阿內務的暗害相似這却如何是好呢李翠桃道不對不對若是魔魔所害不過一人豈有五人都受魔魔嗎這是受了迷魂香便喊彭興彭旺快拿冷水冷水一時各人到李翠桃吸了一口向各人臉上一噴李翠鳳又叫彭興把各人衣服解開用冷水向胸前一洒孫寶珠就在這當兒照見窗外有人捉影掣出宝剑往外一衝李翠桃李翠鳳看見寶珠衝出也就拔劍趕上瞥見那影子已向屋脊那邊溜去孫寶珠再一追趕追到一叢黑樹林內隱隱聽有數人說話孫寶珠怕受暗害心想窮寇勿追自是至理跟身跑回李翠桃李翠鳳也都回頭轉到簽押房窗外拾起一個銅盒盒上配有銅管約計一人多長盒內裝有末藥李翠桃知是迷魂香孫寶珠却未見過細細一瞧纔曉得彭公與顧煥章等皆是受着迷魂香所以昏倒於地若非聽得撲通的響聲赶忙解救彭公與顧煥章等性命不都喪在賊人之手嗎但不知這些賊人從何而來且待在下慢慢表明原來摩天嶺的寨主范豹自從發出傳單招納匪黨王天然與秦玉卿首先投効接連就是蜈蚣精毛得蜂尾針薛能都是山西平定州陝西太華山的餘黨還有白額虎趙勝長臂猿余品陸續入夥聞知彭公奉有上諭移兵西征薛能便在范豹面前口出大言要把彭公刺死一來免得與摩天嶺作對二來也可幫薛能報仇預備帶着迷魂香先將彭公迷倒再去割取首級這時打聽彭公住在

在這口鎮高陞樓連夜偷到衙門房窗子外邊恰值顧煥章等陪著彭公說話他仍懸着迷魂香從窗眼中窺進彭公與顧煥章等不及防儘暈倒在地他便指望闖入室內拔刀動手不想李翠桃等三位女英雄出來救護這纔是天意使然及至孫寶珠進入樹林聽有數人說話那說話的就是得勝余昂三人都由范豹派來作為薛能的接應以上情節表過不提且說彭公和顧煥章和敬敷桑兆葵韓秀麟五人被冷水噴到臉上洒在胸前發了一個寒驚打了一個呵欠醒省過來立時爬起看見翠桃翠鳳寶珠三人站在衙門房內不知所為何事李翠桃因把那個銅盒遞與和敬敷觀看和敬敷道這是迷魂香的盒子你從何處拾來李翠桃便將前項情形對大家敘述一遍彭公道纔知道被迷魂香所迷幸虧三位女子救護不然性命休矣當下彭公和顧煥章等五人感受迷魂香精神覺得困倦調養兩日始能復元只候董區上等在摩天嶺探查回頭即使相勢行事環攻兇剿却說董區上等自從山東省城動身或前或後或緩或急或是三人一路或是五人一併二十八伙分作數班免得惹人碍眼行了數日搬過道口鎮直抵如來菴如來菴的住持和尚因為董區上等前次在這菴內與呼克薩住過一天并曾助過三十兩銀子的香資此次復來加意招待請坐獻茶慇懃親熱吩咐小沙弥預備酒菜留飯留宿董區上等也不推辭一同住下到了晚間忽聞遠處有哭泣之声董區上向那和尚問道這子哭聲却從何來禪師可曾知悉呢和尚答道此事本是知悉但咱是出家人素不干預外事既承檀越相問咱就直言相告罷原來這山脚下有个姓任的名叫天定夫妻兩口子都有五十來歲膝下只有一个女兒叫做任月娥今年十八歲生得如花似玉視若掌上明珠却與他姑媽的兒子對過親了不過尚未出閣咱於前回化緣到他家見過一面所以曉得這些底細不想這山頂上的寨主范豹聞知有這樣美人就想娶為壓寨夫人前幾天派下兩個小頭目到任天定家做媒任天定夫妻二人那裡肯依呢到了昨天又派兩個小頭目帶有一百兩銀子送交任天定作為聘禮言定三日之內要把任月娥送上山寨如或三日之內不送上山去就要行那野蠻手段派人強搶任天定的老婆和女兒一聽這話哭作一團大約這回的哭聲還是他家哭出來的安歇二十八伙聽那和尚說了這些言語不禁俠氣上沖已不得站時就去報打不平惟有托筆聖人嚴正清心思最為精細開口說道你們不煩性急咱却有个主意原來咱們大家的本心豈不

要上摩天嶺。探聽賊巢的形勢。賊黨的虛實。噫。正慮無從入手。難以進步。今既遇有此事。正是頂好機會。咱們何不如此。如此呢。黃區上等拍掌說道。妙極妙極。這个主意。真虧嚴先生涉想得。就是如此辦法罷。一采足以保全任天的女兒。二來也合了咱們大家的本心。當下便由李福堯凌其祥二人。走出巷門。尋着寒食。乘着月色。到任天定家。先行知會一聲。勸他老婆女兒不要亂哭。一時走到門口。將他門敲了幾下。只聽裡面哭聲益急。停了一會。任天定拿着燈火。開了屋門。一見李福堯凌其祥。都是雄糾糾的形像。以為就是麼天嶺的黨羽。說道二位大王。連夜下山。那末就要把咱女兒搶去麼。李福堯道。你休害怕。咱們不是什麼大王。也不是搶你女兒。正想保全你的女兒。你這孫女兒。預先往別處躲避。免得臨時倉猝。越快越好。咱們明日多把人來。自有布置。任天定道。不知二位老爺。明日怎樣布置呢。凌其祥道。暫且不須贅問。也怕走漏消息。你就叫你女兒快出來。任天定情知李福堯凌其祥。非有壞意。便叫他老婆引着女兒出來。對李凌二人磕頭。謝謝保全的大恩。吩咐母女二人收拾細軟。連夜逃走。正是淑女那堪為賊偶。預先逃避保全多。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竊窺公主假充新人

眾位俠客探明山寨

詩曰 娉娉娘娘是新娘 俠客何嫌暫假裝 形勢規模虛與定 探查存在見周詳

話說任天定的女兒任月娥。隨着他母親連夜躲避。李福堯凌其祥。又囑咐任天定的一些話。仍回如來菴歇宿。到了次日。二十八。使用過早飯。湊出四十多兩銀子。交與那住持的和尚。作為佛燈油費。即時走出如來菴。便到任天定家坐下。吩咐任天定辦些嫁女的喜衣喜裙。胭脂花粉。以便應用。任天定因有一百銀子聘禮。足以購辦各物。不多時。俱已全備。凌其祥照各人面貌。只有李福堯生得眉清目秀。顧盼生姿。與昨晚所見的任月娥。美麗相似。不愧線號竊窺公主。大家商量一番。就叫李福堯充作任月娥。頭上梳起寶髻。兩耳綴以珠環。抹過水粉。點上胭脂。身穿一件紅綾酒花女長衫。腰繫一條紅綢。顧繡百摺裙。腳下假裝三寸金蓮。行路正覺嬌娜。任天定看看發笑。說是與他女兒一模一樣。又到山脚下。轎裡賃來一頂花轎。李福堯蒙起紅巾。坐上花轎。假充新人。毫無破綻。關西人楊煥。擡頭太歲曹希庸。司令將軍郭應辰。牛大將軍錢繼曾。充為轎夫。亦甚相宜。升天球喬拘如。孫兒將周。

高伴娘三寸丁萬錦章。文弱書生凌其祥。充為陪房的鴉鬟。還有抬喜箱的抬喜櫃的。挑喜桶的。二十八
使互相分派各司其事。有條不紊。喝喝嚷嚷。一全上山路上。照熱鬧的。皆說任家嫁女。很為闊綽。行了半日工夫。已
抵摩天嶺的山頂。早有巡山嘍囉。報知寨主范豹。說是任家新人。今已送到。恭賀喜賀喜。范豹一聞此語。喜得手舞足
蹈。得意洋洋。急忙換了吉服。迎出寨門。只見他頭戴六瓣紅緞壯士帽。上綉團花。一顆紅絨球。顫巍巍的亂動。身穿
紅緞平金綉蟒英雄氈。內襯綉花緊身短襖。腰繫黃絲板帶。紅縐中衣。足穿黑緞綠皮銀嵌雲頭薄底靴。頭插金花
肩披紅綾。渾身紅色。襯着他一副火色紅面皮。額下一部紅鬚。雖是新郎裝束。却如王天官降世。祝融神曉。凡一般
此時放了三大炮。新郎把手一拱。說一聲請進二十八俠一推而入。走過甬道。步上聚義廳。聚義廳上鋪毡結彩。燈
燭輝煌。費希龜等放下彩轎。早有兩個僕婦。攙扶新人。鼓樂之音。齊奏合作。新人出了轎門。立在紅毡與新郎平排
跪下。拜過天地。迎入洞房。洞房之中。收拾得十分齊整。案上擺設古玩玉器。光怪陸離。壁上挂着一幅天台遇仙的
圖畫。謝謝欲活。正是唐寅親筆。兩邊挂有一副喜聯。上聯是詩首好連風。第一下聯是画眉新樣月初三。大約也是
名人筆墨。案之對面。喜櫃喜箱。擺設妥貼。床前陳齊綉蜀錦金鈎羅帳。燦爛光華。新郎新娘坐上床沿。紅巾揭去。吃
過交杯。看看新人面貌。皆說月裡嫦娥。令人心羨。所有新立的山寨頭目。如蜈蚣精。毛得。蜂尾針。薛能。白額虎。趙勝
長臂猿。余昂。莫不同聲喝采。說是這位新娘。娥媚之中。含有英雄之氣。正好作為壓寨夫人。足見寨主洪福。冒充新
人的李福亮。聽了這些閒話。暗中又氣又笑。此時王天然。秦玉卿夫妻二人。曾受范豹委任。都到直隸一帶。招兵買
馬。不在山寨。設若他在山寨之中。認得二十八俠。必定早已識破。這是事有湊巧。無庸贅述。再言新人既已看過。轉
到聚義廳。擺設喜筵。同吃喜酒。一連擺了數席。所有安插二十八俠。除了充作新人伴娘鴉鬟之外。个个就席。開懷
暢飲。喜酒吃畢。董區上掌住意。閒逛。無拘無束。逛到洞房裡面。看見又開合卷吉席。李福亮故作面淺。畧微用些酒
肴。喬恂如周法均萬錦章凌其祥。充作伴娘鴉鬟也。都飽餐一頓。此時已交二更。范豹情急。就想行那夫婦之事。開
起房門。脫衣上床。李福亮故意傲作。不肯脫衣。輕輕的說道。請郎君仍往別處安睡罷。咱的月經已到。身體醜陋。候
這身子洗淨。再來同床共枕。何必急在今晝。范豹因為言語誠實。竟為李福亮所騙。穿起衣服。開門而出。董區上等

站在意外。聽得清楚。暗暗笑。了。不了。大家都在山寨安歇。一夜無話。次日一早起來。董區上等寨行揆。查厚天鎮的形勢。虛實。探明山勢。非常高峻。四面都有大路。路旁巨石滾木。排列層層。防備遇有官兵上山。就將巨石滾木一齊打下。以令知難而退。山頂上。前崗後崗。居民不少。良田甚多。春夏之時。人人耕田。秋冬之日。个个習武。尋常官兵不敢正視。寨前立有三關。第一道名為龍潛關。第二道名為陽明關。第三道名為大寧關。各關皆有嚙囉把守。無論何等之人出入。都要稽查。董區上探到這些關隘。自覺若非假作送親。何以能入山寨。再查大寨規模。恢宏敞闊。大寨門口。飄着一桿大旗。旗上有明明在上。四个大字。隱含排滿復明之意。門口甬道兩邊。計有一十餘間營房。營房之內。嘍兵雖不甚多。却也刀槍齊備。見着董區上等諸以為都是送親的夫役。并不過問。聚義廳的左右。便是文案房。軍需房。書記室。招待室。東邊一排樓屋五間。就是寨主范約的住所。現時洞房即在其內。西邊亦有五間樓屋。門上挂着軍師室的牌子。因為王天然已經派為軍師。此屋歸他夫妻二人所管。現時出外招兵買馬。此屋暫且封鎖。聚義廳的後邊。又是一個甬道。甬道之東。一座演武廳。甬道之西。一片大操場。走過甬道。後面房屋又有兩十餘間。軍械所。軍糧處。金庫。銀庫。廚房。馬房。都在其內。大寨四圍。砌有高牆。牆外一道濠溝。架有吊橋。足見厚天鎮的大寨。居然金湯鞏固。攻打不開。若非別有智謀。何能輕言征剿。復又探悉寨主范約。生性凶莽。遇事糊塗。綽號漫天霧。正言其心地不甚明白。好似雲裡霧裡一般。但他膂力甚大。善使一柄開山大斧。足有八十斤重。千軍萬馬之中。衝殺之時。難以抵擋。至如大頭目毛得。二頭目薛能。三頭目趙勝。四頭目余昂。本事都覺平常。不過能飛檐走壁。做那暗中害人之事。董區上等探查一周。心上都有把握。光陰客不覺又過一天。到了夜晚。董區上等悄悄走到新房的窗外。微微咳嗽一聲。遞過暗號。李福堯已知其意。只是不敢做聲。稍停一會。范約又進新房。笑嘻嘻的說道。夫人身子乾淨了麼。今天時又不早了。可以上床成親罷。李福堯那再忍。便把頭上髮髻一掠。身上的喜衣一撕。大聲罵道。你這狗強盜。真把咱當什月娥麼。咱乃別號竊窈窕公主。李福堯是也。董區上等站在意外。一聽這个口聲。掣出宝剑。擁進洞房。克伴娘鴛鴦的喬恂如等。也都撕下女衣。現出本來面目。掣劍在手。將范約團團圍住。正是。新郎誤把新娘認。閨閣居然作戰場。欲知范約何以支持。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遞書信賄行反間

繪地圖具見詳明

詩曰：賊人遞到兩封書，反間機謀省識無。形勢又兼虛與實，圖中解說不粗疎。
話說摩天嶺的寨主范豹，被安徽二十八伙在新房裡圍住，赤手空拳支持不開，急得大喊大叫。所幸毛得勝能聽見喊聲，情知別有變故，便將范豹的開山大斧從兵器架上扛下來，抬到新房外邊，打開窗戶，向裡一拋。嘩喇一聲，已把房內棹案箱櫃打得稀碎。董區上等冷不及防，嚇得一跳。范豹情急眼快，便將大斧提起，舞得如飛花滾雪。二十八伙各人只有一枝寶劍，竟被他那大斧碰得叮叮噹噹，一路亂響。這是范豹的兵器利害，究非范豹的本領高強。董區上暗想：此人可與鬥智，難與鬥力。衝出房外，紛紛而去。走到大寨門口，望見北邊大路之上，燈檠火把，照得通紅，却有許多兵馬一擁而來。仔細一看，正是王天然夫妻二人，由真隸招兵買馬回頭。董區上等因為連日辛苦，不暇與他爭鬥，仍到如水菴住宿一宵。接下慢表，却說漫天霧范豹曉得李福亮假充任月娥，如此胡鬧，不勝忿恨。究竟不知是何用意，恰值王天然秦玉卿帶着新招的人馬，連夜上山，便將以上之事說明。王天然道：這是要做二十八伙都是彭朋的羽翼，想必假借送親為由，探查山寨的形勢虛實。可惜咱們不在山寨，被他騙過。但這彭朋屢次都與咱們為仇，可惡已極。這回必定又要攻這摩天嶺，若非預先將他刺死，寔為恨事。蜂尾針鮮能聽了這話，有意逞能，帶着迷魂香，連夜訪到道口鎮，毛得勝余昂隨後趕去。前回敘過，不須贅述。且言彭公和顧煥章等幾位男女英雄，住在道口鎮高陞棧，靜候董區上等探查的信息。忽有一個護兵近前報道：潼關總兵閻大人稟見彭公，知是閻玉吩咐請。只見閻玉頭戴紅頂花翎，身穿得勝短衫，腰佩指揮寶刀，下繫嵌珠戰裙，足登烏緞快靴，精神抖擻，搶前一步，屈膝請安。開口說道：現有緊要軍情，特來稟告。彭公問是何事。閻玉便從靴桶內拿出一封書信，双手奉與彭公。彭公折開一看，上面寫的是：

永福恭將大人麾下。久仰英標，每殷殷洲接奉華札，式恰鄙懷，藉悉宏才碩望，足智多謀，常欲恢復明代江山，不願永為滿人奴隸。高明之見，感佩莫如。竊思統率雄兵，何難因時起事？若能聯合敵寨，當可指日成功。惟彭朋志在輔清，在在反對，寔為漢族之益，賊黃種之寇讎，不識可否。除此老僮，棄其魁柄，以免從中作梗。格外為難。公固

有心。我豈無意。雲天在望。葵藿遙傾。禮叩崇安。諸希垂鑒。摩天嶺主人范豹頓首。

彭公看過一遍。說道。這是摩天嶺寨主范豹。送與周永福的書信。照這信中之意。明明是言周永福先有書信。寄與范豹。這回范豹覆信與周永福。兩下串通一氣。約會滅清復明。并且嫌忌本帥。不啻眼中之釘。急欲拔去。據此一想。周永福顯有反叛形迹。但不知此信係從何處得來。閻玉道。卑職剛纔走到摩天嶺的山脚。指望踏看上山的路徑。以便進兵。不想過着一個囉卒。驢行騷擾。形勢驚慌。卑職覺得情有可疑。即時捉獲。向他身上一搜。搜出一封書信。所以將人與信。一併帶來。請大帥問他一問。彭公叫把囉卒帶上。審明這個囉卒。是由范豹和王天然所差遣。叫將書信送與官兵的營主周永福。不可誤投旁人。彭公道。你是送信之人。究竟無甚關緊。本帥且不與你為難。仍交閻玉帶去看管。俟將摩天嶺攻破。再行開釋。復叫護兵拿出一張名片。將周永福請到。周永福見了彭公。也是屈膝請安。口稱卑職。奉傳。不知有何面諭。彭公道。現有一封書信。特請你老兄當面看過。以釋疑團。一面說話。一面將書信交出。周永福細細一瞧。帶說帶笑的。果道。卑職却也拿獲一個嘍兵。搜出一封書信。請大帥過目。說話之間。書信呈上。彭公便將兩封書信。一併合參。覺得一封是投交周永福。一封是投交閻玉。都是范豹的口氣。措詞立意。大各相同。筆迹亦是一樣。看過之後。點一點頭。說道。這個范豹。甚是狡滑。照這兩封書信。推敲起來。殆襲三國時周瑜之故智。欲曹操之殺祭瑁張允耳。反間之計。本帥決不為他所騙。請你二位儘管放心。閻玉周永福連連請安。說道。大帥明察秋毫。殆勝曹操十倍。不然卑職二人性命。豈不死在兩封書信之中嗎。說畢坦然而笑。各自回營。再說安徽二十八俠。從摩天嶺下來。在如來庵住宿一宵。托筆聖人嚴正清。和文弱書生凌其祥。找了一張舊紙。將摩天嶺山寨的形勢。繪出精細的地圖。并將寨內虛實。加以說畧。預備呈與彭公。一目瞭然。免得當面口說繁雜。不清圖說製成。正待起身。前往道口鎮。與彭公會頭。商議剿匪的方法。不料李福克頭疼眼昏。身上寒熱並作。睡在榻上。不能動身。嘴裡咕咕的埋怨道。怎麼一個男子漢。偏要裝作人家閨女。冒充新娘。豈不就是晦氣。嗟。咱這一場病。大約是由裝女人。生出來的。萬錦章在旁湊趣道。你可不是月經已到。身子軟弱。不能迎合新郎。所以因急成病。呢。說得大家捧腹而笑。董區上道人家害病。你偏會說笑話。正經事要緊。就請把這一張地圖。先行送呈彭大帥。罷。萬錦章并不推